

陈家鹄得病是假，要他加入黑室是真 14

谍战风云

麦家著
金城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以《暗算》《风声》而声名鹊起的小说家麦家，近日再携心血之作亮相《人民文学》。

《风语》讲述的是“中国黑室”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数学奇人、天才破译家。他手无缚鸡之力，却令人谈之色变；他不识枪炮，却是那场战争中功劳最大的战斗英雄；他在纸上谈兵，却歼敌于千里之外；他孤身一人，但起的作用却抵得上一个野战军团；他们外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却依然生死有虑。

[上期回顾]

黑室给几个学员体检，陈家鹄体检完后，被发现有严重的心脏病，必须要立刻下山住院检查和治疗。

情况太复杂，连陈家鹄自己也搞不懂。按说既然是身体有恙，自然该去医院，但是下了山，很快，老孙和救护车分道扬镳：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也许是要带我去另一家医院，陈家鹄想，心脏病专科医院。但是去的地方，怎么看都不像一家医院。

谁跑到这种鬼地方来看病？门是厚重的大铁门，不是双开门，只有单门，开门的时候，需要保安使足力气拉着，往一侧的砖墙后面慢慢缩进去。这时，几十米开外的人都可以听见铁门下面的小轮子在水泥地上碾出哗啦啦的刺耳的响声，像一道通往地狱的窄门，黑门。进了门，可见院内四处立着伞形的瞭望塔，石砌的高大的围墙上，还拉着铁丝网，看着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这是医院，陈家鹄想，一定是关疯子的精神病院。不过，他认为这儿更像是一座监狱。

车子一直沿着围墙开，开了不多远，拐了一个弯，停在一棵麻柳树下。陈家鹄忍不住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老孙笑而不答。一串爽朗的笑声，陆所长从墙角的楼梯口冒出来，并快步走过来，后面跟着海塞斯。两人依次上前与陈家鹄握手问好，不亦乐乎。看他们的样子，陈家鹄已经猜到，自己的病一定是假的，是他们搞的鬼。这么想着，陈家鹄一扫刚才的阴霾，心情变得开朗起来，对两位直言不讳，“看来不是我的心脏有了病魔，而是你们的心里怀了鬼胎。”“听见了没有？”陆所长看着海塞斯说，“一下就破掉了我们的密码。”

“是你的密码，跟我无关。”海塞斯笑道。

陈家鹄笑道：“我不关心你们谁是罪魁祸首，我关心的是你们判我这么重的刑，目的是什么，总不会是让

我回家去看我的父母吧？”是明知故问，也是别有用心。

海塞斯对他做了个鬼脸，笑说，“你回家想看的不是你父母吧，该是你的太太。我知道你对她日思夜想着呢。”这话题可是陆所长不想提的，他连忙言归正传，“回家是不可能的，至少是目前……”

“什么时候可能？”陈家鹄打断他的话问。“我不知道。”陆所长硬邦邦地说。“我倒是知道的。”海塞斯笑道，“什么时候咱们破译了特一号线密码，大功告成之日，我想就是你回家的日子。”他是个局外人，体会不到陆所长的心情和难处，在敏感的问题上一点也不避讳，令一旁的陆所长恨不得上去捂住他的嘴。哪知道陈家鹄还不领教授的情，对他说：“这个赌博我不玩，玩不起。你该比谁都清楚，密码是世上最残酷的命盘，无论是谁，跟它赌博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海塞斯指着楼上的某个窗户，认真地说：“今天你不想玩也得玩了，你看，那就是你的办公室，都给你布置好了，资料我也给你备了一份，上去看看吧。”

“我办公室？”陈家鹄答非所问，“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是已经毕业了，今后这儿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这里就是黑室？陈家鹄大为惊愕，忍不住左右四顾起来。陆所长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准确地说，这里不是黑室，却是黑室的黑室。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进黑室，但我们又需要你，就临时给你找了这个地方，请你大驾过来办公。”

“我不喜欢在这种环境里工作，好像我是个犯人。”陈家鹄想起惠子的哥哥曾经就是这样，把他关在一个地方，让他破译所谓的美军密码。

陆所长干脆地拒绝了他：“对不

起，这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是杜先生特别为你挑选的地方。我可以再告诉你，你不是唯一的犯人，还有我，我就住在你楼下，你要有兴趣不妨见见为实。”

说着，带陈家鹄先去看了他的房间。一对布艺沙发，一只黑色茶几，一张课桌一样大小的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盆花，似乎都才搬进来，没有放到位，散置在屋中央，挤成一堆，乱成一团。办公桌上摆着一部电话机，仔细看还没有接上线。床上摆着铺盖，还没有打开。最扎眼的是，铺盖团上斜躺着一支美式卡宾枪。房间的窗户关着，光线灰暗，但枪显然才擦过油，散发出一身黑亮的光。

陈家鹄看见枪，下意识地避开了目光，并绕着它走开了。陆所长却有意走过去，拿起枪，问他会不会使枪。得到否定的答复后，陆所长说：“这就是说，我是这枪唯一的主人。也可以说，我不是你的邻居，还是你的警卫。”

海塞斯有意要缓和两人刚才对峙的情绪，这会儿看陆所长已经给陈家鹄一个台阶下了，便对陈家鹄道：“我得告诉你，请你下山是我的主意，但事情都是所长阁下落实的。不要以为这是件容易事，不容易的，惊动了很多人啊。所以，我个人很感谢他，我觉得你也该感谢他，因为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可以提前进入工作状态。”

其实，陆所长又何尝不想让陈家鹄下山？问题出在杜先生身上，他是高处不胜寒、危情四伏的一方祭坛，把一个日鬼女婿送进黑室，无异于把他自己送进了唾沫的漩涡中。再说了，陈家鹄，一个初出茅庐之辈，只是在课堂上有些出类拔萃的表现，值得大首长去涉这个险吗？事实上杜先生对陆所长已有明确批示，要让陈家鹄进黑室，首先要摘掉他的“黑帽子”。

就是说，要捧打鸳鸯！要拆散他们！

这谈何容易？当然，若有证据证明惠子是间谍倒也容易，但现在的状况很不理想，跟踪了这么久，掌握了那么多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发现并证明，惠子是清白的。

现在陆所长心里很明白，惠子必须是日方间谍，不是也得让她是，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安排老孙去见惠子，给她传话，给萨根“平反”。他要给他们搭建一个自由交往的平台，交往得越多越好。一个频频跟萨根交往的女人，嚼嚼她是间谍的烂舌头也就算是有一面之词了，但时下毕竟才开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学会等待。所以陆所长好言规劝海塞斯别急。

可是接下来，海塞斯即兴胡诌了一件事，让陆所长自己也紧张起来。海塞斯说什么了？海塞斯说：“所长阁下，也许我该告诉你一个事实，我这次给他单独出了一道题，是我根据破译的日军第21师团的密码置换出来的。也就是说，只要他解了题，就等于他破译了敌21师团的密码。你猜怎么着？他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就解了题！”

严格地说，海塞斯说的不是事实——他根本没有单独给陈出过什么题。但其实这说的又是事实，因为21师团密码本来就是陈破译的。换言之，海塞斯正是用这种方式既维护了自己不实的荣誉，又婉转地道出了一个事实：陈家鹄破译了敌21师团的密码。为了突出强调弟子的了不起，海塞斯不惜放低自己：“你知道，我花了整整七天零三个小时才破译敌21师团的密码，可这家伙居然用了不到两天，只是我的三分之一时间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破译能力和水平已在我之上。”

陆所长不觉听得呆了，忘记了插话。

老师既是绑架者又是被绑架者

家庭教育

孙生龙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十年之前，孙生龙的头衔是上海某报社的执行总编，生活稳定且收入不菲。今天，按孙生龙自嘲的说法：自己没有头衔没有名字，只是女儿孙同同的爸爸。放弃工作成为全职父亲，并且不惜欠下百万外债，孙生龙为女儿的小提琴之梦倾尽全力的同时，他所选择的道路也引来了一片争议之声。有人认为他的做法实质上剥夺了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童年乐趣，无异于绑架了孩子。可孙生龙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本书的名字或许阐释了他的观点，叫做《谁绑架了中国父母》。

[上期回顾]

在所有家长都在拼命叫孩子听老师话的时候，我在叫孩子不要过分听老师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需要什么。

做老师的确蛮辛苦的，尤其是那些特别爱孩子爱工作的老师们。

苦到什么程度？以一个普通的高一年级的年轻班主任为例。1976年出生，本科文化，教五个班的生物，一周十节课，同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班主任就是一个班53个学生的老师兼父母兼保姆兼保安。一个年级十个班，比来比去比的就是成绩。班主任老师，每天一早6点半到校，检查学生的起床出操早读情况。晚上学生9点结束晚自习，9点半，班主任老师是要出现在学生的寝室的。每天早出晚归，天天都在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天天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早上出来时，孩子还没有醒，晚上回去时，孩子已经睡了。时间久了，家人自然就有抱怨了，“就拿这么点钱，天天弄这么晚，值得吗？有必要这样认真吗？”

老师朋友最近给我发了首打油诗，我想他的喜欢是因为他的共鸣。诗文如下：教书育人终日疲惫，学生告状回回都对，工资不高还要交税。从早到晚比牛还累，一日三餐时间不对。一刻不敢离位，下班不休还要开会。迎接检查让人崩溃，天天学习不懂社会。晋升职称回回被退，抛家舍业愧对长辈。囊中羞涩见人惭愧，百姓还说我们受贿，青年年华如此狼狈。

像风箱里的老鼠一样，老师两头受气，有时候好老师也逃不掉。这些老师是出工出力出心了，但没有出效，是爱了没有爱到的那种。这些所谓的好老师，往往经常是善良又认真，但没有梦想，没有热情，没有生活。这些老师没有故意去加害孩子，但客观上会浪费孩子的时间，影响孩子的进程，他缺乏梦想激情的生活状态极有可能被一些孩子复制。这些老师，也经常用亲切的关爱的口气在抱怨，“这样下去，这些孩子怎么得了啊！”这些老师也在被他的学生和家长抱怨，“这样的老师，多一个不要

日前，应邀去一个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女儿很乖巧，也很漂亮。我问她读几年级了，孩子用普通话很快很响亮地回答道：“三年级！”是那种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时的规格和

神情。我从孩子眼光里读到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很阳光，有说有笑的。

孩子先吃完了，很懂事地去做作业了。不一会儿拿来了作业，请妈妈过目。妈妈随后的一番话语让我吓了一跳。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要求孩子把数学书拿来抄，从头至尾地抄。喝了几杯酒下肚的孩子爸爸很气愤，大骂现在的老师实在不像话。

我小的时候经常被老师逼着抄写词语，一个词抄10遍、20遍、50遍，是常有的事情。要是忘记了值日，或是犯了错误，老师惩罚我们的不二措施就是：罚抄生字词100遍。小小的我，经常要在黄豆般大跳跃着的火苗下，狠狠地抄写着怎么抄也抄不完的词语，抄得手脚发麻，抄得夹笔的中指长了厚厚的茧子。我没有因为罚抄而长些记性不再犯错，继续挨罚的命运总是不断降临。于是就练就了一手抓三支笔抄写的本领，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间各夹一支笔，大拇指巧妙地照顾到每支笔的平衡，右手腕一个动作，就能出来三个相同模样的词语。更为悲情和戏剧的是，我抄了大半夜的词语，一个不小心，还经常被我起夜的继父一抓一撕去了茅房进了粪坑。

机械化地抄写那么多词语，给我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印象。我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的今天，我的老家，著名的教育之乡的小学生还有跟我一样的命运。

朋友的孩子是个听话的孩子，朋友也不是十分懂教育的人，自然不敢叫孩子不听老师的安排。一味地听着这些老师的话，又是实在了不得的事情。何去何从，实在是为难啊。

我把这样的问题直接带给了一线的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没有太多的惊讶。很多老师认为，多数孩子的脑子是僵化的，学生不愿意读，老师也不大愿意教，考试始终是免不了的，考的是学生，其实更多的是考老师。

孩子的时间就那么多，是个常量，于是老师就比赛式地走进教室，走近学生，拼命抢占孩子的时间，个个弄得敬业的样子。这样戏剧性的场景是经常发生的，早读课或晚读课上，学生们李阳式的英语喊叫声，很快被切换成了古代文言文的书声朗朗了，不为别的，只因英语老师走了，语文老师来了。孩子一直在读着学着老师的书而不是自己的书，孩子很难有自主安排时间的可能，一直过着牛一般的生活；被牵着鼻子走。孩子少得可怜的自动自发的学习愿望，也被这些“敬业”的老师们拖死掉了。

我感到我们的孩子被绑架了，所有的绑架都在爱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着，孩子们显然是无力抗争。习惯了被绑架的孩子，哪天被解开了绳索，倒反而感到不自在了，倒反而感到“这个老师最近不关心我们了”。孩子被绑架的不仅仅是时间，经常还有他们的思想和灵魂。

孩子一直在应试的环境里成长，接受得最多的是知识，知识挤占了孩子的思想和创造性，知识没有成为孩子的力量。孩子被教育要听老师的话，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听话”是好孩子的标志，“听话”的教育模式培养了一代代的孩子们。体系性的东西不变，孩子抄写数学书本的悲剧就很难落幕。

某种程度上，老师既是绑架者又是被绑架者。老师也曾经是“听话”文化里浸泡的孩子啊，老师也被自己的领导们管着压着。很多老师直言，他们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教书匠，是为了钱而上班的教书的工人。我们的孩子送到这样的老师手上，怎么可能有太多的好发展呢？没有生活，没有思想，没有足够宽度和高度的老师，是很难教好书的，只能死教，直到教死。

救救孩子，先要救救老师！